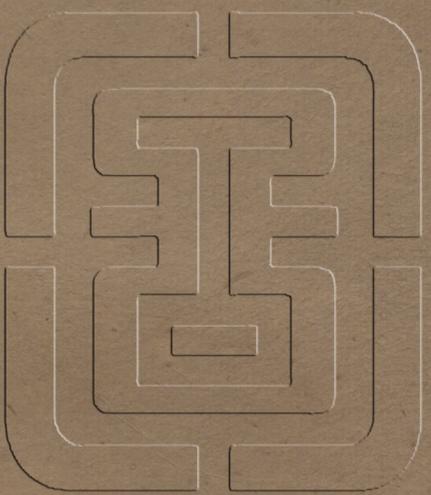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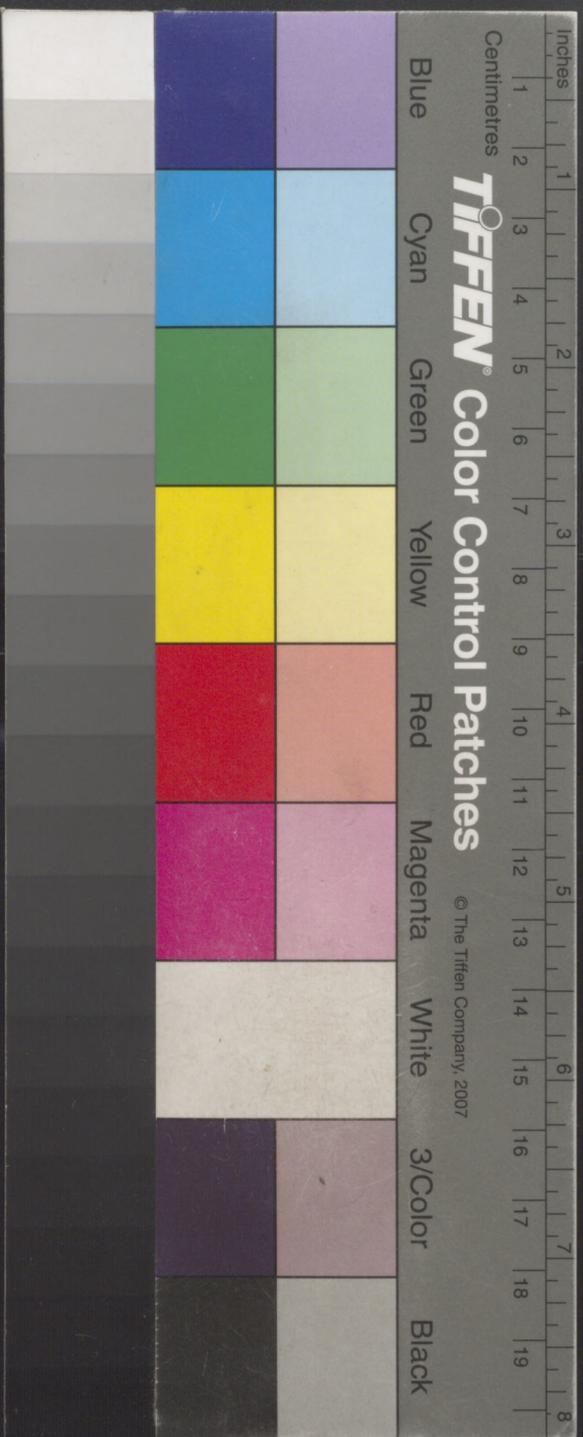


147b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三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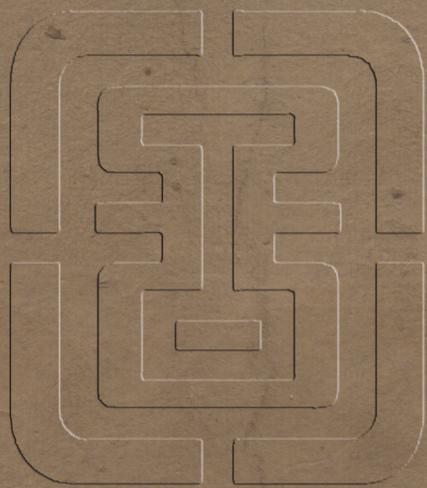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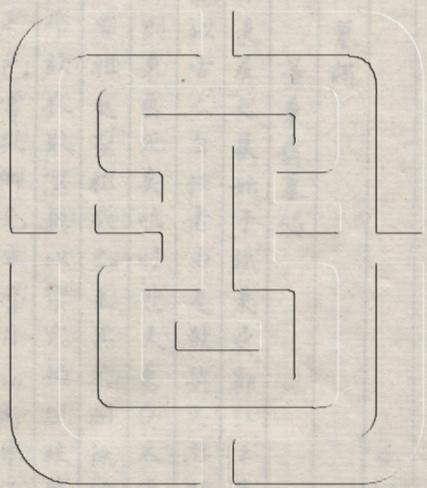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墓碣

董秉彝墓碣

臨川危素編次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論議  
亶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  
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  
化州人自曾祖奩暨祖成已至其父淵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  
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於冊坐竟日人莫見  
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用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  
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鈞微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  
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

器重之其父晚得未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  
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  
之意其父母亦惟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節胡氏父子素善秉  
彝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激切  
夜參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惟德不自休因以成  
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二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二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為買  
棺乃克以歛素公為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為助  
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運葬于奉化某鄉西圃先墓之次其  
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為銘胡氏  
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阜樵人知其國焉而未  
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

其年之蓄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  
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子不得  
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  
寅終于杭州之寓舍下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普山  
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董仕為舟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  
予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  
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于南屏山中舟徒亦在焉欲相  
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  
子弟禮者子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蚤作珠無慙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  
 鎮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  
 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  
 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真之前列尋復以其說  
 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岨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  
 月而有女憂又兩月俄以暴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  
 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  
 晦迹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督府制  
 肯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  
 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  
 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子  
 為之銘子中未及為而遽銘其東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昊天之恩予兮  
 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毅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述遺  
 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  
 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  
 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澗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  
 帥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整大  
 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  
 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  
 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  
 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

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  
 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  
 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  
 敬之嘆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  
 有古今之異耶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  
 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  
 柳先生實得敬之所為擊節不已方為具薦檮而敬之之已屬  
 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為以治喪天台陳廷言  
 嘗主郡教為言於太守及憲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敬之妻趙氏  
 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一簿要  
 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  
 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奮於年如玉  
 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  
 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  
 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為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  
 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  
 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衰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  
 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  
 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堃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

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嫻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凡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巖以相傾恩弗與較皆緯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烟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一人舉女六人皆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文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請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之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彌涉有叔有絃奏精否絃初南徙

子孫蔓延睦藹由其在於睦有處士生唐未由睦而越

宋興國初教授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祖曰茲卿咸淳之太學諸生其父曰鑑處而不

義以為尚音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 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  
 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爰及鄉鄰  
 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 衣不解帶侍醫 澹心斲形瘵  
 達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 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  
 旅且一紀久以疾 及茲復作 湧其外隆然龜穹鬱血不潰  
 創鉅痛深弓卧苦 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寃零幸緩頰史  
 夙興力疾筮兆卜 日穿土為窆 宿而畢需旦告遷啓塗飾棺  
 填池引發既獲弗前披以家禮行 凭其肩柩至于壙禮從報葬  
 既贈而行歸視虞牲甫及 虞遂 以暝君妻某氏哀君之死  
 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穰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  
 童孫焯燁其泣呱呱忍未殞滅 誠恐血園堅山石以謹歲月  
 致 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栖碧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  
 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嘗  
 孰尸元化質乎否哉俟天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族最

蕃行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

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

鑑弗仕祖達子登世即父世術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

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

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殊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

弟巽亨順亨尤篤巽亨蚤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

書院山長胡公 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並落君

資給其妹甚至 誠其家無俸姑知之及妹卒姑臨其喪親室  
中蕭然輟哭謂 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

我豈非恃汝兄

調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道生相繼

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婚亦安忍使其父子之

勸吾

卜地以葬或勸以仕君應之曰子

殯於空堂

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

科致顯位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

有官簿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其緒業躬耕畝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為因自號卧

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

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

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今附于君

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卧雲

小葉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內弟陳士元之

狀來謁銘狀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

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

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

雖不有穹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聞其先發而不舒有來其後靡匪廉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

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竭

君諱彥倫字鵬舉姓陳氏世為鄱陽望勢父某隱居弗仕君其  
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宣一之說密贊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弟冲粹玄素貞靜貞人何公思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羲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奇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涖土木初置祠宇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 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釐儲 之地庶幾補報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既而得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警

禍之處敬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成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奉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主和明素葆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荐被 聖書遣提點龍興王隆萬壽宮

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館空山野水蕭爽觀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

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名所稟

承自正德弘仁靜一貞人毛公穎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文泳而下九人繼君者處敬有與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冒炎暑歷嶮巖卜善地於蘭谿將以某月某日嚴君遺蜕乃為書

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  
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  
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勤道之園安其適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善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  
曰廣莫子周君真人倦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  
年也君諱德方幼失身于戎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如為杭之  
海昌人流落野馬羶裘之鄉躡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  
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  
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  
語任以庾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為奏請 聖書住

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  
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禮之題其  
室曰不自怨齋別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皆負人故  
藏繡閣偶有得則疏以別紙藏之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  
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影不  
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為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凡事  
焉每夕必過君茗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力  
疾手書形離知妾同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  
生別俄側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  
香云先生奉君遺蜕窆于山之麓且謂旦暮從子卜鄰後數月  
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為命然集賢直學  
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

兩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姚先生碑側為廣莫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黃潛系之以銘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斯世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去而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為華屋而孰為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夫人朱氏子十人諱琳娶宋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為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久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

萬頃貽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為五世祖玄孫伯謹簡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綱顯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為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即權安慶府望江縣令次太學生榮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遠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今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承節郎諱堦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逸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敘次

世系訖于功總譜所弗具莫能詳也袒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  
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  
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  
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俸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  
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  
年兩膺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  
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  
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名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娶大姓由金  
華散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

珪仍居娶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徙義烏而為  
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  
薦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  
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  
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  
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  
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堦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  
裡當任子輒推以與其極故公兄弟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  
納補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  
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  
諱楠祖諱忻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  
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

閻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  
分育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淳祐  
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  
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塋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  
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一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  
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士遠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  
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者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潛  
次溥次浩為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龍後更名鼎次溥次滋為  
朝請公長男孩天子順後女三適貴師夔劉成生劉拱辰曾孫  
男六棹標梓樞祀補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玄孫男八璣瓊璋  
瑞瑄琛瑋瑋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卜吉六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潛哀謝之餘繼罹憂患  
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宣復有所待乎

龍光赫奕有隕自天褒大顯榮貴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

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虔

奉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予茲

石表嗚呼來者尚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

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  
篆於同年三鉅工顧以糜身下列久未竟歸入石暨蒙恩外補  
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磨石以刻而奄罹大  
故惟先君若膺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

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患  
餘生退休田里無絲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  
缺愈重不孝之罪誰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  
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王公因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  
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  
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林  
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直  
寶謨閣太府少卿曠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及  
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  
身歲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  
人之曾大父恠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紹

興府嵯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  
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  
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柩于先君  
之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潛自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祕書監奉驍騎尉追封義烏縣  
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女  
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  
廷議妙揀文臣付以史筆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  
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  
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  
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禱已卒梓國子學生今用廕赴吏部  
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

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葬之詳來者咸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潛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潛以衰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儀復拜名還之命未違有所登載茲幸得諸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琛瑋瑛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潛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筆下既蒙

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

則奉襄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

見公於地下謹述其所以可知者博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

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沂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

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徽咸弗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

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

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閑

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剛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  
郎貽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  
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  
致仕諱夢炎之婦朝散郎中春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  
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妣張氏初貽慶入奉  
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  
吏賀曰當以表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向以四十餘為殿試第  
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  
歌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  
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  
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  
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

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諳然有前輩之  
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稽書端勁方嚴得顧  
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  
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官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  
上多所見聞適時艱虞頓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聖代  
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制署公處州  
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  
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篋中自適其業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  
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誥十卷  
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諱閻直學士吏部尚書大  
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  
李氏婿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潛妻累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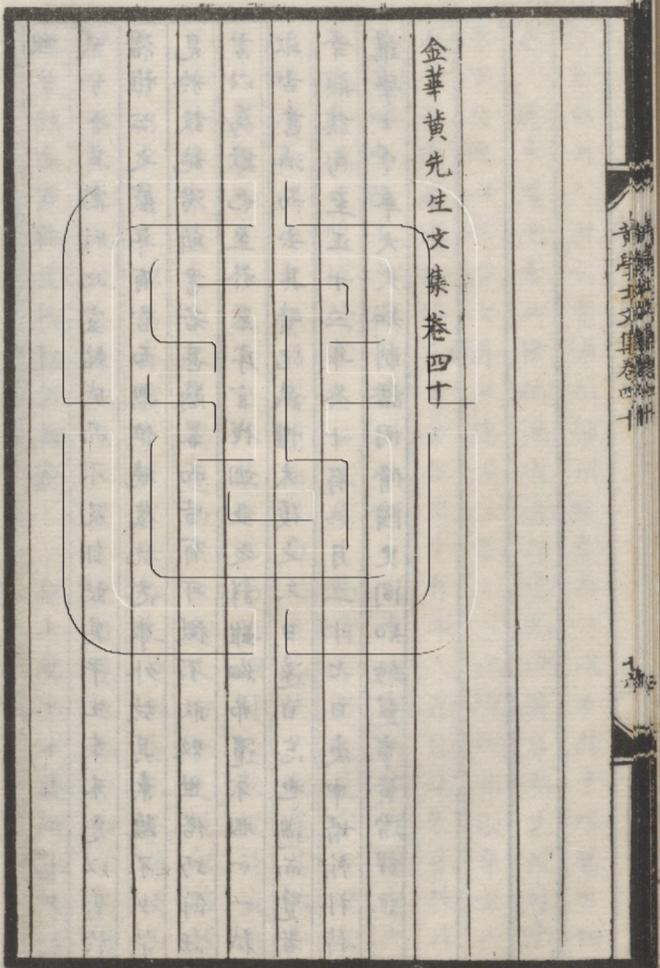
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潛篤世姻也次適李灋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潮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墳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攝祠宇割田四十畝有崎俾寺僧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錄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燭之須臾以無朝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康姜族子或竊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而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爲壽藏旁置室舍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皆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爲甄榔安厝焉始公命潛銘外婦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順兮歿吾靈魂氣超騰兮風露

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

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潛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聚見於設施潛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爲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婚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和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詳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續藁三十八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劉耳校正

崇祿大夫大司空太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  
師際遇 堯朝躋宇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韓林直

學士臣潛為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

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鞏下班入對 明仁

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

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

詔謹按題儀所上行狀禪師諱

智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稱於鄉父某當國家龍興之初奉命招撫河朔因定居于彰德母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吟慢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非歲與僧遇必斂容興敬人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鳳林某公鳳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既得度受具出遊諸方聞汴洛汝漢之間講肆甚盛孝嚴溫公見地昭融辨說無礙柱受業焉由其戶庭而造其閭與談經感雨花之瑞老于其學者無不歎服祇昔南邁主長生御講于興化大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為一佛出世碩儒魁士或欲預聞至道必為之徹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

信而贊詠焉尋徙

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歿抗策北

以中心喪偶關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

慶壽方大究外別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為

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林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

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潘王傳令以居彰德

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潘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

弘福會西雲示寂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利非德器之重

道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藁林大知

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

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

禪師一一辨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  
下者甚衆于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海幸慶壽數顧而與  
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  
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藏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  
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  
於永福寺與諸尊宿稊勘于歲將鏤銅為板以傳後因屑金書  
藏經處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監復命之刪定焉禪師久居大  
剎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  
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乎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  
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 厭於人事少休  
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擊舟歸天寧人聞禪師

老而不怠望其復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  
春秋七十九 弟于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  
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問法款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  
久于人世者歲暮必永誤矣幸以弘護為念兩人竊異其言及  
訃至皆大驚弔哭致奠不覺其過乎哀其徒用關維法得舍利  
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事律已以嚴而御  
衆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廩有積粟增置規  
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如它官  
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質戶患其  
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于德納而知其非便託罷去之  
衆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  
未始忘憂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景公其泄事如遠錄公人以

為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為一事無作而作非涉有為禪師兼宗  
說而俱通達理事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  
帝眷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潛遊乎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  
有聞奉 詔屬辭姑述其感緣應述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孰究其極俾歸于同章哉上士冥探道妙  
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  
應機而起出達照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為利益故示現有為  
五緣畢具四眾咸依世歷 三朝位崇一品遺榮弗居翮其  
遠引白駒在場繫之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繼羈七十九年如一  
彈指來也雲凝去也風止寂寂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載鴻  
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於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

雲興公舍利塔銘

臣潛既承

詔撰述大

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

居慶壽者曰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潛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為  
之銘及書篆碑刻之茲碑魯雲于北溪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  
僧顯儀於魯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潛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

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

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

城父潤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有

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少

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忘

十載遺疾危甚兗州君禮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果

無恙即送其鄉之樂聞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受具戒及父母

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鄉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圓

覺凡疏鈔若干卷研最無餘蘊者年宿學莫不降數自以為不  
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庠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  
筌蹄爾未足以超出死生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  
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吾  
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辭  
歸鄆城久之

英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  
校讎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籍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  
席不遠二千里遣使賞香幣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  
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  
諸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柏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丹  
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光祖國師之號上嘗咨訪時之高人士僉以禪師對特

降聖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

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

園林庫藏邱肆碾磴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鐘粥

不充眾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

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鐘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

眾焉國視釐且大闡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

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如執熱而濯清風病暈

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之  
言於斯尤信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閭閻奉銀章及名香

上樽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樂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光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鐘拈中丞與眾共觀果見光皎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曰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妙體任蹉跎勝會周圓迥出窠斫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五十訃聞奉

懿音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

圓如車輪緇素莫不膜拜感泣龕出之日號鼓幢幡喧城塞道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附于樂間及房山諸祖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戲藝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則道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謙劉公賡趙公孟頫集賢宋公渤李公衍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至曹溪而支分為二至臨濟而派別為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蹟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五人而秋亭亭公及今顯義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為其徒者敬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未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潛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而來取法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為臨濟蕃蕃于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

帝哀獨持祖印為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開  
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墜  
必舉力摧魔峰為眾依怙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  
有光 詔使儒臣勒辭焯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姓澄因其字以為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  
為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為佛像授以經文即能成  
誦若宿習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諸經為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  
為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  
始依佛鑿銘法師為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感更往

依焉尋歸持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通二公皆宗  
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建石門亦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  
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寶智者  
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  
師具建置之願末白於軍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  
土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  
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  
食禁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璽書加護命弘

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皈依師之力也師欲  
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記其國之嗣王而被國答以無  
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  
興元等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禳好事之家多為感

動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歛則為掩其遺骸仍作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刺上其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朝降 璽書加護焉至 治平西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

錫予為禮殊厚 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

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眾咸

悅服事聞竊賚尤渥仍降 璽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還住上天竺觀音

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撻鼓告

其眾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舉即說 謁以辨才歸龍井自喻象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全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下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教乘如畫小大諸部謹微則復始雄護傳辨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折以數語莫不冷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至於統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憚煩規制庠陋則增廣之居處敝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于有為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罄已索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為記其事一日眾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

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衆點視行李用表無常衆為念佛師曰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衆築端坐書偈置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空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天竺捐錢瓶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已像於其左至是分爪髮建塔其中及南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清潛幸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剡源流潤衆所蒙涵容萬法雲夢宵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音旁貫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震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也厚施也豐退焉木首居其功嚮晦宴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無窮巍巍宰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立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文室遣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既為書編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閻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

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摧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  
 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有  
 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  
 來謁銘按狀師諱祖間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  
 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  
 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  
 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封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  
 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  
 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正叟  
 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  
 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  
 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

黃藥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藥拳師云得八一  
 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云疾謂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柏山介石和尚妙  
 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  
 樹子話師方議擬石抗聲未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  
 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  
 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遣馳書于徑山偃谿聞公聞與語而契  
 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  
 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  
 世於西林辦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  
 宴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及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

有何懼乎軍士乃投拜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它軍士  
 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  
 名聞于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恆產素薄屋壞  
 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申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  
 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  
 奉詔赴闕入對稱吉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  
 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符宣政院俾師主之師  
 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  
 地僧因措師便啜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  
 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  
 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  
 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  
 隆祖道為已任至于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未  
 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暨希  
 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于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  
 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薰炙之久聞出緒餘施於世諦文字  
 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  
 始予徒玩味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  
 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未後一着照映古今竊媿向之  
 知師者淺也庸采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魯語長探竺墳遊戲如幻發為至文  
 曰是瓊瓊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指心源刊條落葉洞見本根  
 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蔭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勿豐  
吾終厥有遺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會寶篋巍巍真身表  
以靈塔勒以真珮飛聲燁燁寶莊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  
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  
利於遺爐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  
後茶毗一切身盡收白骨煨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  
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四衆夫所依怙悲痛號絕  
願存瞻敬之地乃建塔于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亭奉舍  
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夙侍和尚咨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  
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蒙潤號玉岡教海益顧氏父

曰敏隱君子也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娠  
及始生母感異夢年十四棄家依古源于白蓮嘗禮護伽藍神  
土偶輒仆若答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口成誦命禮院  
僧一祥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鐱十不二門  
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其業  
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  
利勤說勤行自集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  
來治教席法會踴為極盛和尚陞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  
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于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  
經聽者曰千餘人屠沽有為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  
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眾  
日於肇公講堂止觀閑語其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

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偷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  
 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巋然荆棘瓦礫中  
 因慨然曰吾茲寺成于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  
 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  
 說無倦色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  
 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雨其素志復歸白蓮老馬臨  
 終之夕呼弟子子實法明策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  
 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洵然而逝和尚神資  
 穎秀出於天賦道力純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它有叩即應入室  
 稟法者若干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于陵陽  
 牟公問以三觀之義其答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  
 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徇緣御物一本于誠所至道俗嚮慕或捨所居或敕寺  
 宇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  
 則有壽聖寺瑞光懺院等若干所至于自行之精進修常坐三  
 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懺法不可期數  
 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窺者蓋狀之所述特其應迹  
 而已昔北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門以授南岳尊者而天台  
 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談辯于九旬正位  
 階于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本  
 末第見初機之入方博綜于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  
 之學云爾不有名德此立其間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曷能使人  
 信其說而尊其教乎播為銘章貽諸承學庶俾知所務矜式不  
 徒以慰其追思也銘曰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  
假方便力肆無礙辨圓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  
隨機赴感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風行草偃大元其宗  
緣離化城委順而終勒辭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接上根其  
後支分為二西心印獨付于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  
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  
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  
海何氏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報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  
世儒章自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  
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

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叅藏叟和尚於徑  
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  
坐具叟云汝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  
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叢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  
領之即延木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  
至淨慈依石林羣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  
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關真為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  
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日寥  
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  
叅雪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其語音不  
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  
乎云鴨吞螺螄眼晴突出岩笑顏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

蒙堂居三歲而岩遂乃還浙右虎岩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觀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未幾辨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堂久廢之餘為樹門榜而正鄰利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于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陸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主宗四眾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于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于朝泰定甲子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飢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勤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勤一僧云碁盤石打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換茶師使啣又勤一僧去擊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它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開望為朝野所推服存膺命賜人以為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漢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為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輩如此師生于宋寶祐乙

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  
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  
吸之尚未舍試問請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  
僧無語師良久去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跏坐  
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  
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定于寂昭塔  
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積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  
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  
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  
茲碑潛恭從章甫達腋之後未能于宗門中喚蒼菊之香嘗醞  
翻之味固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  
不失其實庶俾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  
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轉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  
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  
而摧本無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為千光非同非  
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愚則  
惑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孺之浦江八母張夢蓮花產於庭而生弱不  
好弄巖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已令龔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  
俗依同里慧香淨月師既得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內  
外學軌儀峻甚往從之尋又下濤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  
三觀十乘之旨會虛舟禪師以密菴四葉生鎮靈隱遂委身而

事焉一日室中舟舉古門如何是良遂知處師答以冬瓜瓠子  
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舍荅舟徑拳其面師有省  
遽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  
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輒引去舟時泚得山吾分半座力辭更以  
為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  
緘香酬恩歸之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藏退處承天  
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避于虎丘祖塔下大德戊戌被  
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檄師補其處師謝曰夢  
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臻此吾有它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  
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歉歲之後師不以儲待弗充  
故拒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文室世  
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理簿書如平時俄書偈投

筆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偉舍烏龜留七日顏色不為溽暑變  
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峰之麓中峰密菴所藏也師雅不欲  
過為後計遺命俾祠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親將寔  
晨曦乍浪下燭其燭若隙光然訖事後復晦冥感異之師初  
號竹溪政內翰派郡虛公數從師游於慧山為扁其室曰竺西人  
因以為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華藏靈岩聞有獲之  
者亟避去不少恠華藏僕夫有躬至中道而棄之者其復來也  
亦無所芥著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策厲媿媿使四眾  
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任慶元萬  
壽子文等若干人靈實師之族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北  
丘徑山陵公為之狀以授文屬潘序而銘之潘師之里中子也  
漫迹四方弗克展謁坐下而接問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

敢悉取徑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為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廣長舌真機不靈大綱已裂  
風行草偈非說而說山顏木壞非滅而滅峩峩中峯下有窺窀  
名言因既尚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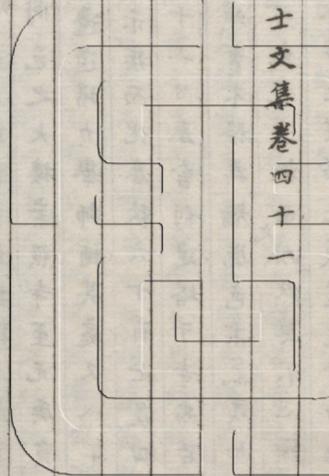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癸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  
琳始以狀來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  
是無以慰學者之思也潘序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為  
解謹疏狀所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  
八年十五願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淨師二十  
迺得度受具以未究已事參東史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史逝而  
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參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音由是獲

便于咨叩益造其間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遂  
出世領同邑之木樓崇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  
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補其處又八年迺起智者延祐丙辰  
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  
以是月二十一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千步遵其法也師性  
端慈履行純實不務為矯厲色甚氣衰而辭寡其接學者唯單  
提向上事或來求法報示以然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  
心之學播於中土宗唱之盛逮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  
以為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垂裕無際誠有不在文字間者  
矣師凡三鎮叢林所至興壞起廢為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  
慕而依然嘗囑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歿也因歸骨塔傍仍  
捐田構精廬為永久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本齋王公為

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伉伉機鋒交起  
我以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標  
展也德人形容周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金華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塔銘

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今天子至元元年春中大人廣智金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  
慶寺訖公止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上不允遣  
使持詔加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教臺臣諭旨俾安  
居以終老寵錫優渥賚及其徒公不敢違龜勉受命至正  
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辭衆退處東庵且援著令循本宗  
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以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  
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  
郡邑諸司咸設祖奠於道左送者數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  
窆於塔院之後岡分爪髮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詣以師

法嗣穹窿住山廷俊之狀走金華山中諗于潛曰先師紹隆祖  
道師表入天克協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庇職太史氏且辱

交于先師銘非子誰宜為敢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

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示訣若有所屬於潛者諱不得以衰退

為解謹按公諱大詵自號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裔世居江

州後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父戴母蕭氏公幼聞喪授

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不

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

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

公留掌內記既而遣詣百丈山叅晦機熙禪師一見深加器重

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

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  
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

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味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

擬答師遽唱之自是平生疑滯泐然氷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

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德

流百氏之說師遺杭之淨慈仍舉公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

遂以辯香為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浙間復歸淨慈一時大尊

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為忘年來嘗訪中峰本公於天目公坐語

至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為動中峯甚敬

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安鑿而法席空虛行宣政院倚公起

其廢公既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土田為豪民所據者

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荅刺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

竺而寺亦以灾毀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詔以金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特昇三品文階以冠法號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

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詔為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

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院曰廣智亦俾虞公為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衲衣及它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

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使傳旨館公於泰禧宗禪院留居決旬勞問狎至再召見遂辭歸錢送之禮彌厚公已兩還復遣

使降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皇上御極待遇益隆用大臣奉命公與百丈住山東陽輝

公同校正叢林清規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嘗於室中問一僧

百丈野狐作麼生僧方擬進語公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

打麼僧亦擬進語師亦打示向坑無異土又一僧參次公云青

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方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東廊頭

西廊下公云瞎漢來這裏亂說拈拄杖便打一僧參次公以

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腳根下過去了也僧茫然公

喝去其機鋒峻峭類如此一住八年不得謝復住九年脫歡公

為行臺御史大夫示族前一日住致別焉既又別一二所知款

語良久連唱滅猶力疾跣坐屢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

上報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

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

有錄外集曰蒲室董公以母年高闕於勤省每自謂有媿於陸州編蒲奉親爰以蒲名室因以名其藁云公質貌魁特襟度豁

如其所為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開闢奇彩爛然而論議磊  
 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  
 鑑鉢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各教節義則感  
 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為知言初魏國趙公孟頫  
 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  
 交焉公歸寂之日天大風雨殞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定之  
 日城東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濕之靈異之迹可徵不誣其遺達  
 感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下公先朝龍潛下土蠖濩之居化為寶所人天四泉川奔  
 雲聚度門巍巍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綏故舊使節  
 旁午函香示信傳宣天語曰以五山悉統於汝凡茲擇教  
 汝為宗主敷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衣被榮過哀黼匪公宿德

嗜克荷負典則所存有墜必舉木鐸載揚重規疊矩單提直指  
 表正端緒豎法幢作九依怙密裨上化萬物時雨云胡

不怒訃聞當寧石頭之岡崇崇宰堵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崑山薦嚴寺竺元禪師塔銘

師諱妙道字竺元台之甯海人俗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

儒師生而骨氣凝重神資秀朗幼嗜學不煩師訓尤喜誦佛氏

書既而曰文字之學人皆可為吾當求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善

風鑿者語其父曰此子不凡真之僧中可作長老入皆呼為長

老兒偶患右目母攜以禱於觀音像前知見像之右目有小蛛

窠為偈去之患隨愈父以為於佛有緣年十六俾出家依杭之

六和開化寺正嚴法師十八得度尋受具戒於大昭慶寺梵祥

律師嚴師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三百法乎乃辭去徧參

禪門知識皆不契最後至阿育王山謁橫川珙禪師未幾延歸  
 侍司一日聞室中舉乾天板話意未解快快不已忽曰何乃自  
 為疑碍遂入見質所疑川曰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三師豁  
 然大悟即呈偈曰雲門乾天板光明照十方鄭峯纔發足五日  
 到錢塘川頷之顧謂衆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行輩更  
 相詰難每出其上會中飽參者如竹山圭東石契唯菴貫皆敬  
 畏之至元己丑用舉者世於本色之慈源寺說法嗣橫川居  
 六年法席鼎盛俄謝去訪高沙彌遺踪於湧泉也因留止焉仙  
 居之紫蘿山廣度禪寺久廢道俗僉言非師莫能起之郡府以  
 為然元貞丙申請師主寺事居五年棟宇一新仍懇荒穢之地為  
 田以足其食學徒坐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倦  
 仁宗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旨住黃岩之浮山鴻福禪寺

賜號定慧玄明禪師皇慶癸丑正月也寺旁民多豪橫師至無  
 不輸誠傾嚮衆始獲安其居紫蘿浮山蓋古剎由師而名愈顯  
 延祐丙辰忽若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師使者俾有司迫之還  
 山是夜衆悉夢師再至已而復潛歸紫蘿遂往拜橫川塔於青  
 王省嚴師於六和嚴師處之於白賁庵淨慈靈隱兩山爭欲致  
 之俱不就會平江之東禪薦嚴禪寺虛席郡府及諸山同以疏  
 請師補其處居四年而禱衣歸休于白賁六和雖外宗衲子來  
 參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補殿于煩瀆懷紫箬之幽絕乃曳杖  
 東還送者往往泣別於江游師責之日衲僧家當以斯道為己  
 任視衆敬如浮雲奈何戀恋效兒女輩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  
 四年門人在方位外者期以師年九十會慶于膝下師聞之曰  
 我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乙酉正月十有二日初無疾苦忽修

大方諸老及外護書囑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參學比丘永遠司  
總曰汝等從朝至暮行住坐卧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寶若辦  
真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從生死變遷直是移換  
汝絲毫不得方名大丈夫不孤負出家學道之志庶無媿於父  
母師友亦不虛受佛祖慈蔭吾明日行矣汝等宜各努力無喪  
光陰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跣坐略叙平生始末以別衆達聰  
乞留偈師申諸方到此作畫伎倆我只如常不得已援筆書偈  
曰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盡寂滅現前投筆而逝春秋八  
十有九臘五十有二龕留七日闍維目睛齒牙不壞設利七晶  
焚所度弟子可田一女建塔于淨山曰歸源清宇元寂建塔于  
紫葢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惟一收設利與諸不壞者分藏焉  
師身不滿七尺而質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貧樂道不為緣

飾進退之際處之恰如日用中惟以向上事開示學者世諦語  
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巨大夫見新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也曾坐也曾臥欲攜作佛得麼泉云得巨云莫不得麼泉云不  
得未審意作麼生師云如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只是不許  
人喫一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失錢河  
裏漉一僧夜上方丈請益師問汝每日看什麼機緣僧云看狗  
子無佛性話師云試舉看僧啟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  
歸堂中怒詈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向後會去在僧問之釋然  
其方便為人多此類台之郡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  
老鴉問如何是法師云巖雪與冬瓜大契其意即挽師主天寧  
未行而有浮山之命晚歸紫葢自號東海蒼翁浙東大帥某居  
新縣翼萬戶府時雨入山問道聞師開示深用歎服南臺御史

常公某不遠二千里來訪師發藥之留兼旬不忍去其為達官大人所重又如此紫籙有梁昭明太子廟大德丁未歲大旱官吏父老請雨不應師欲徙其廣神見夢於縣長吏曰為我一言明日當雨長吏以白於師雨隨至師之道非獨有以信於人雖鬼神亦莫之能違也故示滅之後識與不識無不盡哀師有重拈雪實舉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語錄若干卷識者評其機用峭拔如鐵榘石片云溫之壽昌禪寺住持門人法源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賈序其首以行其世司聰復以慶元保福禪寺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業來徵銘潛幸及與師接而挹其真風顧以游於方內未能受法雨之餘潤懼無以贊揚萬一而伺聽之來重以前育王住山印公諸大尊宿為之勸請不敢以鄙陋固辭銘曰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復續矯惟橫川師之有聞匪聽以耳不勞展手已得吾髓虛而善應宗通說未後一着乃其極功佛之壽命非有數童量持以八十示世間相師多於佛矣唐九年靈根不壞身真儼然門人所記四會有錄我銘其藏用志陵谷

筠巖律師塔銘

師諱太節號筠岩族趙氏越之會稽入幼不茹葷年二十有六乃辭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孚禪師尋受具戒動必中度其祖欽律師住台之妙果甚愛重之遣從同郡花徑錫法師為天台性具之學報能通其大義錫見師戒行精嚴謂曰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汝大父律中宗匠汝能於叔世光紹其宗吾道不在茲乎師承命即日渡江依石峯印律師於杭之靈芝寺不數年悉究其宗旨明慶吉公延致西班久之會虎岩良公嗣主

法席推居第一座演揚融明軌範峻整為眾所悅服而敬畏然能以慈悲攝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之羅漢院支頌植外靡憚其勤逸主松江之延恩報德寺道譽益盛屢欲謝事而其徒不悉捨居二十有六年一且不疾而逝臨終稱佛名不輟俄默坐而瞑如入深定焉重紀至元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世壽九十僧臘六十五閻維古根不壞函靈骨歸上虞建塔于法果師長眉深目廣額豐頤三衣惟布口但一食人施以錢有來索者予之無勤以故囊無留贖在明慶時寺屋以灾盡毀而師所居蒙堂獨存明日有一卒來前言昨日救火傷吾足言訖忽不見而几上韋陀天神像足缺一指聞者莫不大驚師三閱大藏行中書左丞容齋李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為降異光滿室眾所共覩李公語人曰師公佛菩薩地位中人也歲大

侵浙河東西歿死者縱橫溝壑間師出衣孟之質建無遮大會三晝夜施者不暮而集瑞應之迹尤靈而師未嘗言之蓋自雙林唱滅世遠教分殊師異旨莫適相通師雖受持律部而兼修念佛三昧效古人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和尚嘗曰吾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平生所得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繼善述惟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今住越之東山禪寺孫若干人其上首明慶住持講律宗主志果狀師行業請為之銘用刊于茲碑銘曰

佛久滅度三學殊宗卓然大智合異為同惟師承之克協其志會二法門歸一大事發祥効瑞入天具依靈根不壞宰堵巍巍有大必翦為律宗主詔辭樹碑昭示所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太虛俗姓茅氏世為餘姚人年十有四出家於里之興山又有三年祝髮於抗之昭慶明年受具戒於明之開化依碧溪開公於明之延慶抗之集慶者久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止觀法明於桐溪濟公既歷四行雪岑海公為升座說偈因以主觀事亡何返興山於是乾符久廢新後半岩全公北溪謙公咸誥以興造師為募施者建寺如其舊買田六百畝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室居焉法席偶虛江湖道俗皆冀得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為構精舍城東三里所白有司以聞于朝有旨賜寺額曰慈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甬勉受命為買田三百畝有畸贍其衆而仍居乾符俄舉淨業會于慈濟與衆別明日遂別

士大夫常所住還者又明日示寂于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

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日奉全身塔于慈濟寺東南若干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人法言既嗣住慈濟始狀其行事願刊之茲碑潛謹為之序曰師家故業儒詩禮之學厥有端緒今不言尊其教也粵自大雄唱滅殊師異旨莫適統一惟末台之傳焉得其宗而學者或措於章句有教無行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半行坐非行坐凡然其頂者三藝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寓公處士慕而與之游輒為舉東林故事四衆從之為四十八願會者座下恒數十百人所著書惟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歲大饑且疫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闍維法餼送其死無所歸者令行中書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師為建普度會十

晝夜政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猴以單告師  
 為合同修六十人詣白衣觀世音像前內香折哀感瑞光如瓔  
 珞兩三日乃止駙馬都尉潘王謁補怛洛迦山道出四明膜拜  
 執弟子禮請主如意翰期三七日尋獲異夢益申敬事此皆世  
 之所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蓋入天谷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猶  
 曰不可得而知也矧以潛之蒙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  
 夫世之知師者乎譏次其畧贊揚萬一云爾銘曰  
 八教所詮曰一大事孰昧其依得語失義有偉大師立珠密契  
 爰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網可裂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旁施  
 世出世樂平等不二侯王順風天龍効瑞徒闢應迹莫表階位勒  
 文焯寶式普來裔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錢唐真如觀主大師示寂後五年弟子慧炬始以狀求予銘其  
 舍利之塔予逋休之餘方掃除筆研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夙  
 所欽慕而慧炬又遣使馳書踰滬江而來何敢以荒落固辭按  
 狀師諱正壽別號松壑族姓徐氏杞之錢唐人父名某家故業  
 儒師自髫髻之年廩廩棄家學浮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演  
 福寺某年從住山柳堂塘權公法師得度為沙門誦經禮佛晝  
 夜不輟平居食不過中齋不至席嚴持禁戒彌久益堅某年玉  
 岡潤公法師來住是山師既聞妙教即立妙行道譽日廣遂陞居  
 第一座為學者師座下恆數百人師隨機開示縱談極辯未嘗  
 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之母某氏賢而有  
 識每戒之曰慎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恪遵母訓諸方以聘幹來  
 者皆峻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復始

雖寸陰弗棄有施以財物者輒均分於眾而以己所得贖禽魚之屬以放生衣鉢之外絕無長物某年肇建真如觀堂於錢唐城北母亦隨喜盡出其器具以資役費堂成奉安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入修大悲懺三七日又別立普賢道場歲修法華三昧構重閣度置金書大般若經銀書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為講堂以待來學師凡造佛像演經文主懺期授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寶福靈光瑞相變化非一莫可殫紀至正二年春二月俄示微疾語其眾曰佛涅槃前一日我當去可為我建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西歸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達旦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勵學徒安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十九日闍維啟龕視之顏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火輪中放金色光滿高數丈

眾共覩師坐五色雲端凝然不動遺墟中舌根不壞得舍利無數其徒相與謀而起塔於觀堂之若于步師所度弟子得其法者曰德禹嗣主觀堂曰善曜住車溪廣福教院曰慧炬及宗勝英辯慧寧至道主居安等今同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以千日為期云銘

中

衡台之教因言以傳惟真如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具四三昧圓修圓証摠持万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接物利生天神降靈寶華現瑞感應之交靡容思議化期既畢駕言西歸萬目所瞻直身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寫以銘詩式慰摧慕

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享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被

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其謝事而去迨今十有四年  
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欲望其聲光接其辭氣而不可得今  
住持臣僧顯儀實師法嗣之上首謀立石以頌其德使覽者有  
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  
制可其奏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潛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

別敕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頤篆題其額臣潛謹按師名洪亨順  
德之蒸陽鎮孔氏子也家本業農而其父嗜讀書為善士母仁

慈而有賢行尤崇信釋氏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期日而師以  
生師天稟迥異常兒自幼不茹葷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

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即令出家禮本府開元寺須公為師服勤  
左右朝夕匪懈性醇厚而言簡樸人未嘗見其喧譁戲笑年二

十得度受具偏游講肆微言奧旨無所不達謂單提直指乃向  
上宗乘之捷徑遂至京師謁西雲禪師安公於大慶壽寺一見  
輒如賞識命入室侍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呵責畧無動色西  
雲大奇之傳衣而付法焉西雲唱滅師法兄北溪禪師延公嗣  
領其眾首命師主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挈錫錫南游襄漢江  
淮間凡名山巨刹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會  
于太同還駐竹林寺未幾復歸休于慶壽尋以北谿命主彭村  
之觀音院垂及五年四眾傾慕施者至集大殿丈室門廡咸為  
之一新北溪退席法兄魯雲禪師與公繼之命於第一代玄冥  
禪師法座秉拂拈香開堂演法出世住持奉聖州之保寧寺甫  
四年信嚮者愈眾魯雲逝而師以公舉補其處亦止四年小大  
之務靡不盡心策厲其徒多成法器俄一日大書偈曰和南上

禮諸高德別請他人拯釣紅書畢投獨于地芒鞋竹杖出門徑  
去眾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于文明門外一小院兩  
班執事率眾邀迎師不為起再書偈曰策杖腰包歸去也再來  
不值一文錢眾莫知所為乃相率白於宣政院遣客省使詣師挽  
留之仍詢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住此  
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省使還院白其事皆歎曰去富而就貧  
真所謂高僧也太師右丞相秦王伯顏在中書亦遣官再三勸  
請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足不出  
戶者踰十年顯儀既被上旨來補其處乃遣迎致神師於  
故所住觀音院以便展省師年垂七十耳聰日明住世歷劫未  
易量也所度弟子勝喜勝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儀  
及永平開元住持某等若干人惟慶壽實四方禪師宗刹刹之

首 朝廷嘗刻玉為印以賜之崇階顯位之所加後先相望

當路知師雅意謙退第奏請降 旨賜號某大禪師其高風

遠致槩可想見而臣潛起自衰退久竊寵榮顧何足以知師受

詔書辭無任媿懼其銘曰

巍巍人師祖道是承兼善三學實為一乘精求博訪玄機密契

燈皆同明海無異味推其自利用以利他雲奔川湊如客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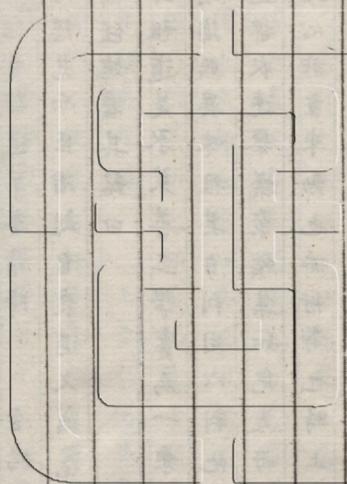
功成身退拂衣遠舉蟻聚鱗集如兒失母四眾攀慕萬夫莫迴

迹有隱顯心非並來動也時行靜也時止出以濟物處以全已

龍象所萃入天 依鴻飛冥冥弋者奚為名之我隨上徽

當宁詞臣作頌清風千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世譜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深思生而英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遠至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深思生帖木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因為氏帖穆爾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遠亡，失父母所在。為金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救還居靜州之天山，憑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

耕稼畜牧皆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  
 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逮事親何  
 顏事君乎終不起伯索庶也里束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  
 寧性純慤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  
 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不所不通豪  
 傑之士多樂從之游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幸有  
 以具甘旨夫復何求况昆弟皆蚤世我出孰與為養乎父有疾  
 粥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為而歿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  
 年母亡執喪亦如之聞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  
 王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  
 悉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  
 通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習禮吉思忠信而多智  
 且善于辭令在必無辱來入見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  
 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添圖古控漢言能士也暨再使  
 因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  
 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  
 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道失身雖生何益  
 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

太祖思其賢遣內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  
 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未專事家從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  
 里只諭旨曰寧無歲幣必得斯人宣宗幸和議之成強遣之涕  
 泣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

資敵豈謀國之道哉遂報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  
 昭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  
 管判至則舉賢才修軍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瓜  
 蓮同蒂之瑞並見民既甦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  
 歸焉元光二年秋謀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  
 素與之不協乃滅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澧水戰  
 不利且戰且却將入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盡援絕人殊死戰  
 大軍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聞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  
 為福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詭卒降之又不聽而下  
 馬持短兵接戰將突而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殺弓持  
 滿環而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設者畢發矢集其身如蟻  
 罵不絕口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

者數十人事聞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  
 史謚忠愍敕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二廟賜額曰褒忠事見金史  
 宣宗本紀新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于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  
 近臣之家皆羈于汴之青城  
 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花持黃旗撫問其家得  
 其三子俾入勤於和林  
 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線真內侍蒙速速引  
 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向上諭旨曰此也而添圖古捏之子乃父忠  
 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  
 曰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性倜儻多謀略累有戰功終于  
 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聞滅都失刺約實謀並居天山天民

山東諸路權益使從伐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江州等路達魯  
 花赤二子與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保祿賜魁偉沈毅語言辨  
 給嘗為湘陰州達魯花赤單騎往說左江反者悉降還同知南  
 安路總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焉與刺罕子關里奚斯易  
 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子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  
 史遷中書省檢校官關里奚斯子祖仁國子生靈璧縣主簿月  
 忽難歷事

太宗

憲宗

世祖三朝終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茲故弗序月忽難十一  
 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  
 書世敬通州達魯花赤幹沙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山府織染

提舉世吉絳州判官一榮瑞州路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

餘三人皆罕年世昌四子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即入道於王屋山禮下沙場益司令贈浙東

道宣慰司都事淵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敬子關在

京倉某官世靖子岳難贈涇州達魯花赤世祿三子失里哈河

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繼祖大都會宣課提舉也里哈不仕世

吉子雅古世榮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饒富池茶

監潤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卒官御史中丞任最顯其行能勞

烈後之秉史筆者當為立傳茲亦弗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合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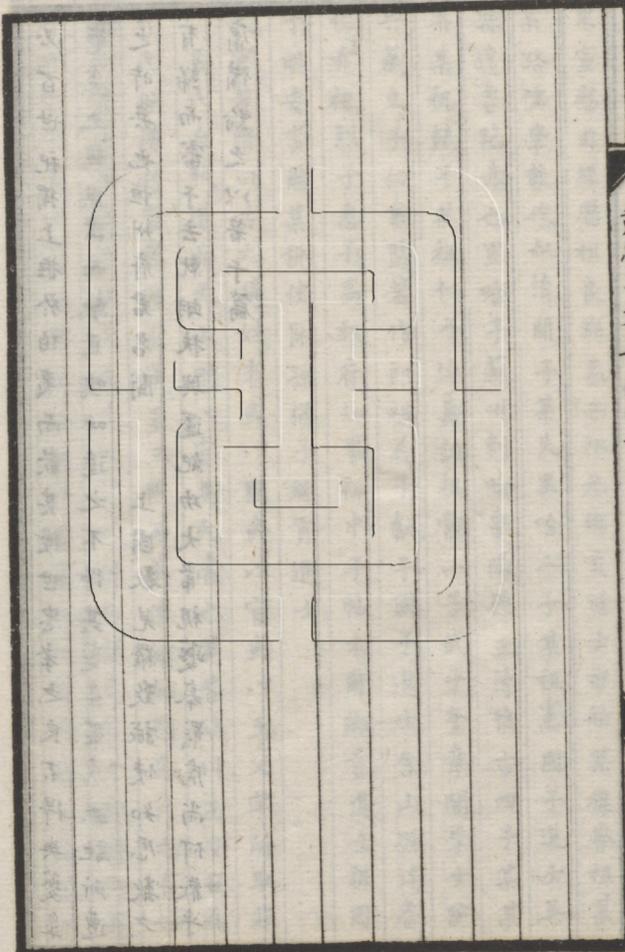
某場某官祖謙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

子祖中某副使祖周鄉貢進士廣西廉訪同知事祖善進士河

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淵三子祖元鄉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  
某路儒學教授叔清開子某失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  
縣達魯花赤也里哈子蘇州刺哈棗陽縣王簿雅古四子某某  
某某祝饒子某祖仁子伯嘉訥祖常子子武子奎章閣學士院  
典籤文子秘書監著作郎祖義子獻子國子進士舍山縣達魯  
花赤祖烈子惠子高郵府知事祖中子帖木爾鄉貢進士祖周  
子明安沓爾某稅使開孫猶子鄉貢進士  
史官黃潛曰古之得姓者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字所取非  
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則以官為氏者也黃昔臨川王安石為  
許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國而其傳緒始顯馬氏之有姓  
迄今僅二百餘年故予為其世譜可得成詳焉然予觀許氏有  
唐睢陽守遠伏節死難與恆州府君事正相類而臨川論盛德

必百世祀獨上推於伯夷而歎其後世忠孝之良不得與夔臯  
羆虎之徒俱出而馳馬嗚呼遠之不得其夔臯羆虎並馳所遭  
之時異也恆州府君名闡上國數見羅致誠使知歷數之  
有歸而審于去就胡扶興運紀功大常視夔臯羆虎尚何歉乎  
庸備論之以著于篇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家傳

太傅文安忠憲王家傳

王諱柏鐵木爾其先出于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塔不台當

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可汗來覲于斡艱怯魯滿之地

赤察合解而太子掠漢地下桓昌諸州及豐勝雲內大同等城既班師而陳其勞績賞資彌渥遂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于野狐嶺取宣德等城追掩兵金兵直抵居庸關功最諸將被

布宣威德禁止殺掠眾皆悅服還師河南復被 旨西征至延安歿于軍曾祖諱阿達台從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六

憲宗代宋攻釣魚山而殲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於  
太祖第二幹耳朵忽蘭皇后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宮闕以勲臣子孫俾掌門衛克稱其職有  
子二人長曰秀忽赤次即王之考諱曲樞幼失怙恃既長性沈

靜個福而無華事

裕宗未及用遂為

徽仁裕聖皇后宮臣以謹厚稱

仁宗七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擁翼之其後從

仁宗時侍

母后之懷玉之雲中備殫其勞

武宗知其忠隱手書獎諭賜以宮人王氏尋佐

仁宗平內難迎

武宗即皇帝位尊

母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事行大司農領詹事院事未幾

除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大司農領太醫院

崇祥院翰林國史院典瑞監提調回回漢人司天臺事階自崇

祿大夫再遷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應國公任太保者十

有八年小心慎密認然以愛君憂國為心

仁宗特命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崇仁迪慶功臣太

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祈連王謚莊穆曾祖諱純誠懋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謚康懿祖贈推誠保

德輔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祈連王謚忠靖

高祖妣伯顏忽都曾祖妣伯牙真祖妣穆忽理並追封祁連王

夫人仍勅集賢大學士郭松年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碑

仁宗嘗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曲樞之功朕所嘉尚其為治壽藏鄰于司徒之兆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發官帑為冢窆穴植華表列翁仲如式薨遂寔焉妣曰順國夫人撒法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方娠夢羽衣神人授以大珠煜煜走掌中亟納于懷悸而遂悟王生有異質驚敏絕人至元二十二年王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每待宴未嘗有童心日進膳羞必先主而後已尊卑之分肅如也比長寡言笑咸重不撓為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倚為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孟尋之雲中負羸

絀屬囊鞬冒雨雪凌險阻衣不解帶脅不需席自夜達旦未嘗輒去左右大保持大體以總綱維王則奮智畧以應機變而宮恃以為安十一年

仁宗在懷孟聞國恤而內難將作夜幸王寓舍密與之謀王對曰此事間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可也遂決策北行質明王從太保簡車徒環甲冑整部伍扈兩宮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都人以為自天而下王父子與一二大臣佐

仁宗掃除燕克廓清宮闕

武宗之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與魯管內勸農事重潛邸也尋賜以黃金為兩二百五十白金為兩五中統鈔三萬貫留為太子

府正

仁宗諭之曰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庶政汝悉統之有請有賜  
可否推汝乃以上聞違有常憲王職宮禁正已以律人同僚微  
有所徇即面折之不少貸胥吏懼服內外凜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廉訪使郭公某有賢女寶

順宗皇帝妃郭氏之兄子幼從姑氏長于宮中克有淑德遣近

侍傳首于妃之子皇兄魏王以為王夫人至太二年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

參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宮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工

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牧圍等事柏鐵木爾悉總之仍賜璽書

五給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者有或奏啟則馳上之王視

事未期而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家令凡

周於浮屠乎上遂不往有伶人奏樂忤旨命誅之王諫曰  
法者天下之平也秦樂有忤而真重典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

之乎乃命杖遣之八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十

一月羣臣列侍于嘉禧殿上謂王曰汝未凱事朕至今餘

三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集皆汝之謀弼朕無隱

汝忠莫並汝勞莫多汝心汝績惟朕知之其以

睿宗皇帝孫鎮遠王也不之女名失烈門者配汝以稱朕意

王再拜離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冠寶帶黃金千兩白金

萬兩中統鈔十萬貫尋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庶政凡有所敷奏者必

先閱白於王然後以聞王旦暮上側服食既御既即以賜之眷

遇雖隆王兢兢自持不矜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諛以為容悅

蒙蔽以遂其私由是出入禁中者無敢不慎 上嘗宴文德

殿甚歡近侍乘醉詣尚方衣帶王奏曰 聖主一日萬幾宴

樂宜有節今替御之臣不能諫止復乘間僥倖錫予不忠甚矣

乞追還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之一日 上坐

便殿問王曰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王對曰今以季勞用人何由

得才古有科舉之法 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以時述

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為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十

一月進階榮祿大夫 十年二月兼大都屯田事十二月拜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為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

二年五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所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

睦族為先親屬諸王遠戍邊境為國屏翰慮餽匪頒雖有典

願陛下間遣使賜之對衣法酒以勞問焉 上嘉歎久之即

御製藏委積工藝

籍東宮具出納進退惟王是決母聽

賜璽書如前五率職惟謹王之還自陝西也言致治之道

人為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任風憲有能

聲令家居三十年矣其次若同寬甫賈文器侯伯正輩學問政

事皆有可采謹具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驛召至闕拜松年

為太子諭德尋升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善文器伯正

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 詹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諫曰元

為天子弟居東宮令中書 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立

衛自岐而之必啟隙隙惟熱慮之

仁宗默然稱善者再事遂止聞者歎服焉

仁宗常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池供張已具王諫曰主上方屬

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疎虞如社稷何

仁宗嘉其言而止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賚以旌其直至大四年二月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尋權侍御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振紀綱達耳目惟卿是賴其勿辭

王乃拜命即以臺評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敗官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扣頭陳

世祖舊訓所以彰善癉惡之意卒罷之王獨盡手有執悅在側者王問汝何官曰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悅可乎

其人愧慙不敢復出是紀綱大提百司悚然先是議罷僧道官王力贊之僧道來謁者皆拒不納 上將以暮春之月幸香

山寺王諫曰春芳方滋子乘萬騎徒御諸速不無蹂踐農民何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道以康四海不猶愈樂福遣

使分持衣酒以賜有

旨令中書賜近侍以中統鈔為貫五

百餘萬王奏曰有功固不可以不賞然自陛下登大寶以來嘗

頒賚矣况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拱無窮之用民將

奚堪惟陛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為務 上從

之而止王奏曰回不速免麻氏僻在西陲未霑聖化其俗兄弟

自為婚姻敗常亂倫莫此為甚乞嚴禁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

其奏下有司著為令某年 正旦會朝 上命盡以內外進獻

之物賜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茲又如以

重賚何以克趨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

其勞 上嘉其廉而眾懷其惠留守歲往還上京例張盛宴

為費不訾王一切奏罷之集賢大學士大慈都以其弟入見獻

水獺氍一 上命賜中統鈔伍伯錠王諫曰一氍之微酬以

重賜四方來貢何以繼乎上笑而却之某年時巡上京欲以初秋迴鑿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有定制矧今禾稼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下法舊制以惠斯民幸甚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旨以

王長子完者篤為翰林直學上知制誥同修國史王辭曰臣父子無分寸勞忝竊非據况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完

者篤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其子何以訓百官乎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別加任使

卿勿名辭完者篤雖拜命王終不敢令其視事王嘗侍立於便殿有弄臣用言戲之上微哂王正容而進曰臣身居廊廟

豈嬖倖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恤恐貽笑天下耳上諭王曰昔我

上無命左右拉其人出之四年八月上諭王曰昔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蕃屏剖符裂土錫以王爵

所以培養元氣敦叙彝倫也近聞其子孫嗣襲多不以序得非

翰林臣僚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掌翰林

以釐正之遂拜學士承旨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兼職如故王稽

圖列別本支序定如舊制國族大服上聞之喜曰朕固知

非此人不能辦也中書在丞相哈散與王同侍上於寶慈

殿哈散奏及乃者財用空虛並由賞賚之素請自今一切毋與

王曰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

審不可濫耳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章佩監事十一月加

提調崇祥院事冬至日上坐文德殿太史進授時曆王執

曆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真

後世福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初政清明中邁未疾遂不復振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興惜乎天不加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

年矣 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懷曆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君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廬晝夜臨闋四十餘日未嘗少間

英宗遣近侍慰之曰卿悲痛極矣縱不顧身獨不念朕乎朕之

倚卿尤甚于

先帝也命送歸于里第曰遣問焉

英宗踐祚之明日御大明殿大臣貴戚皆列侍 詔王而諭之

曰 先帝嘗囑卿於朕曰柏鐵木爾自幼事我終始于一指

軀盡瘁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汝其

毋忘吾志言猶在耳朕不忍道茲用揚于大廷俾眾知之遂以  
所服珍珠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 先帝以卿付朕卿不

負 先帝肯負朕乎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

泣 對曰臣不朕事 先帝幸無大譴今 陛下上繼

先志曲垂眷注臣敢不竭犬馬之力臣竊以為聖君之初政左

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達天下之幸也上曰然四月復

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職如故王自是奮發盡言無

所迴撓而羣小有不堪者矣因構誣言潤日甚

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 待遇益踈王不為變 上亦尋悔

曰久不見柏鐵穆爾矣在廷忠厚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

殆羣小之言蓋我耶朕不逮 先帝之明遠矣復召見厚禮

之命仍掌環衛王見言既不用而如寵者尚象遂退隱于雲山

之北

英宗崩

晉王入踐大位泰定元年召王復為留守王以疾

辭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薨于上都西門里第年四十有五有旨

賻以中統鈔二千錠給驛護送還大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城西宛平縣先塋之次王偉額美鬚自結髮至強仕終始于一

不為利誘不為威惕不好貨殖不貪祿位公不避怨私售恩聖

眷雖隆未嘗自溢知無不言言必以正初

明宗之西行也興聖諸臣定謀禁中王默言於

仁宗曰兄弟相讓古所罕見既盡美於前矣今議傳次倘先兄

而後已庶全聖德予以正前人之緒絕他日之虞惟陛下

察之時雖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較直也

明宗入辭王復奏留燕錢而復行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

豫備

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大駕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

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疑似召至京師王奏皇屬至親且有功何

可以無稽之言而廢之上悟尋遣還鎮又有以異姓王行

樞密院事者或告其掎克軍餉上怒將置諸法王奏國初

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駟車有法遠人畏之奈何自撤

藩屏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齋重寶為謝王斥去不與語

初作西宮卒從服役者數千人廩食不繼有一卒至宮闈丐食

以闌入為衛士所執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

以飢故情有可矜乃貫其罪并餘卒悉放還營仍著令役者以

歲更而給其衣糧宿衛闈人按籍輪直而官無廩給王為奏增

冬衣日餼自是免於飢寒之舌相率繪王像而祠焉故平章政

事趙公世延為中執法時嘗與古丞相織木迭免會英宗在諒闇中復出據相位遂大獄以事報復趙公以王力救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薨趙公致奠甚哀人始知之其知國體識時務陳善閉邪為世所稱道者如此至于謀猷之大籌策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眾人所符而聞矣觀夫皇慶延祐之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心者可知也太保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興不少懈及疾不可為治喪尤謹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固極之恩既以無報今居乎中國獨不可行先王之體乎不然是不以禮待吾親也躬衰經居倚廬哭稱以節薦奠以時後居內憂亦如之遂世守為家範則王所以盡為人子之道者可知也不亦忠孝兩全矣乎蓋王天性超邁德量恢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強學而自與古人暗合者

宜乎光輔

累朝

世祿克著令名於當時也且我朝大

統幾傾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二肇謀其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建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蠻子以才行歷官華要綽有能聲微聞

朝著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大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寧一德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謚忠惠妣順國夫人追封廣陽

王夫人王贈宣忠濟美協誠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文安王謚忠憲王妻魯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齊

國太夫人封文安王夫人

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贊王畫像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立制為王神道碑銘翰林學士承旨變變中書左丞許有  
 壬書篆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薨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  
 王父子積累也厚有昌其祚消至於事久論定而天道之昭  
 昭有不可掩過者矣忠惠王之兄禿忽赤未任而卒後以子貴  
 贈純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  
 王諡忠簡先是莊穆從

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  
 仁宗特命升其萬戶府為隆鎮降銀章金虎符以忠惠王為  
 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傳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蒙家為  
 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伯都由翰林學士三遷遂授中書平  
 章政事擢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沒贈克勤智義  
 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

公謚安肅王初娶唐兀氏奴倫某達魯花赤伯家奴之女由魯  
 國夫人追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

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  
 子人稱其賢三娶鎮遠王之女失烈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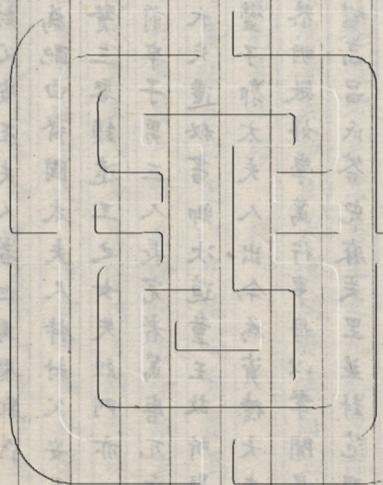
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篤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遺秘書卿次道章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

庫提點次蠻子郭太夫人出今為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溫恭明敏好學篤行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稱娶乃蠻

氏奴罕卒繼高昌氏答兒麻失里並封范陽郡夫人女三人長  
 哈禿納適鎮遠王之子幹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奴適崇福司少

卿答兒麻失禮次八寶適衛王寬徹班孫男四人惟王有傳在  
 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

書者且藏于秘宇閱者有禁今倣昔人家傳之法采輯行狀神道碑撰次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濟其美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瘥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為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滅巴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刻焉而開若啟扉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合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瘥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士大夫多為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為之序云

金華黃潛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于

史者往往務振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該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耻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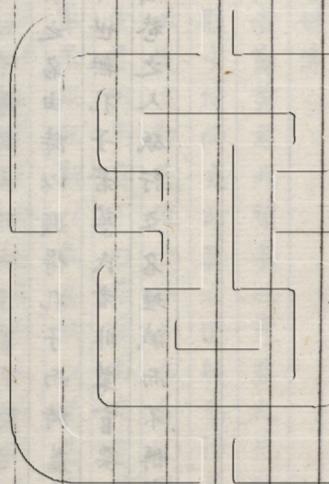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勤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某後子孫多為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時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節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

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金華黃潛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間巷之人砥行立名埋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堦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儀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雨淮宣撫大

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姪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閤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追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帑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

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真前列二年上春官後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剏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更以薦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甯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閩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起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  
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  
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  
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  
着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濬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  
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  
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  
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  
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  
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  
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

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  
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即照慶  
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  
場沂之孫將任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  
始合葬馬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  
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充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  
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  
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甯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  
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  
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  
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

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師眾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別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子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藉居是居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定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構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驪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嵎縣天台甯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真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特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

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  
學者滋益茶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  
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  
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遂  
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修會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  
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  
無專官曰頌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  
闕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啟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  
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  
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讀試讀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  
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

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蠶產以  
佐其費及升朝行擬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  
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  
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  
家居不談未鹽細務舉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覲得  
片言為援輒峻御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  
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  
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愆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  
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  
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釣距不  
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強急霆

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禮體布置謹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入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

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任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惟巖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銜銜直與漢唐倖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起之俄復揮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